

故事只讲了一半



《故事只讲了一半》万玛才旦 著 中信出版集团

那天是星期四，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早晨一醒来，我从窗户里看见外面灰蒙蒙一片，心想可能天才刚刚亮，想蒙头再睡一会儿。没想到过了两分钟，闹钟“叮铃叮铃”响个不停，我就只好起来了。我八点要准时到单位打卡，闹钟定的是七点。我漱洗完，简单吃了早餐。早餐是一杯牛奶、两个鸡蛋、三块黑面包。很长时间我的早餐都是这样，一直都没有变。之后，我就去上班了。

走在去单位的路上时，我才知道今天是沙尘暴天气。路上行人很少，几乎没人。我心想，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天气大家还在睡觉呢？平常这时候，大家都是行色匆匆的样子，你能明显感受到这个城市人们生活的节奏。天空和大地的颜色连成一片，像一幅发黄的老照片，让人心情郁闷。我们这个地方沙尘暴很严重，尤其到了春天，风一刮起来，沙尘暴就来了，一般要持续一个月左右。晚上下班回来后，嘴巴鼻子耳朵里全是细沙子，有些搞研究的人说，我们这里每个成年人的胃里至少有半两沙子。

上中学那会儿，每年这个季节我都要去北面的山上植树造林一个星期。那时候，那面山上光秃秃一片，全是沙子。有一次，我还在沙地里看见了一具尸体。男同学和女同学们都围上去看，那具尸体像是被烧焦了一样。后来，一个化学老师说那是医学院的学生们上解剖课用的尸体，用福尔马林泡久了就是这个颜色。很多年过去了，现在到了春天，沙地里就能看到一点绿意了，人走在路上也心情愉快。

走到单位附近，我看了看时间，差五分八点。我八点必须准时赶到单位，不然就算迟到了。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我八点准时赶到了单位，熟练地打卡，那个奇怪的机器发出了“吱吱”“吱吱”的刺耳声音，像是老鼠在叫。门卫看着我诡异地笑了笑说：“你差点就没赶上。”我看了看时间，八点过了一分。

进去时，我出乎意料地发现单位里所有人都已经到了，都在认真办公。就连平时老迟到的酒鬼扎西也到了，很清醒很认真的样子。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径直向主任的办公室走去。像平常一样，主任在侍弄着他那些奇奇怪怪的花草。

看到我进来，他一边拿洒水壶洒水，一边问我：“这么早有什么工作要汇报吗？”

我看着他：“主任，我想请个假。”

他停止洒水，问我：“什么时候？”

我说：“今天和明天。”

他继续问：“什么事？”

我说：“后天大后天不是周六周日吗，我想周四周五请假，这样就有时间去纳隆村找扎巴老人把之前没有采录的最后一个故事给采录了。”

他看着我。

我就继续说：“之前我不是去纳隆村找过扎巴老人吗？”

他想了想，点了点头。

我继续说：“那次他故意留了一个故事没有讲，说下一次你来咱们再讲。”

他还是看着我，一副询问的眼神。

我说：“所以我想这次去找扎巴老人把最后一个故事给录了，整理出来，争取年底把《扎巴老人讲故事》这本书给出了。”

他又点了点头，看着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随口说：“听说扎巴老人生病了，我也想去看看他。”

他突然说：“哦，我明白了。”

我这才说：“就是为这个事。”

他问：“从这里到纳隆村有多远？”

我说：“班车需要走三个多小时。”

他问：“那你为什么需要四天？”

我说：“我其实是想多待两天，陪陪老人，我跟老人认识好多年了。”

他看了看日历说：“今天不能请假，明天一早你可以去，这样来回有三天时间，也差不多吧？”

我坚持说：“最好有四天时间。”

他说：“这次不行，就三天。今天上午九点多上面领导要来视察工作，单位里所有人不能离开。”

之后，他又想到什么似的问：“昨天没有人通知你吗？”

我说：“没有。”

他说：“哦，那可能是忘了通知你了。”

我说：“我不在不行吗？我可以向单位写个说明。”

他说：“不行，今天还要清点单位的人数。你没看到大家早早就到了吗？”

我心想：“哦，原来是这样。”

他继续说：“你也准备一下你编的那本年底要出的书的基本材料，到时候可能作为重点选题做重点汇报。”

我只好点了点头，出来了。

我看到大家各自在忙个不停，连酒鬼扎西也在认真工作了。

忘了交待了，我们单位是个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机构，工作以抢救整理出版一些将要消失的民间文学作品为主，每年要出几本书。

我没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就坐下来等。看大家都在忙，我就给自己泡了一杯红茶，慢慢地喝。

快十一点时，上面的人来了。他们来了三个人，两男一女，女的很年轻，像是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他们去了主任的办公室，过了半小时就和主任一起出来了。主任向他们介绍了几句，他们也象征性地跟我们聊了聊，然后就走了。

主任送他们出去。等他回来后，我问他：“这就结束了？”

主任看着我，明白了我的意思，摊了摊手说：“我也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结束了，现在你要去的话可以去了。”

我摇了摇头说：“现在也赶不上班车了。”

他说：“算了，你就明天去吧。”

晚上，我把闹钟定到了八点，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去纳隆村的班车九点发车，我想睡个懒觉。

第二天，闹钟“叮铃铃”“叮铃铃”地响起来，我没怎么犹豫就被窝里乖乖地爬起来了。我的早餐还是一样：一杯牛奶、两个鸡蛋、三块黑面包。吃完早餐，我就去了长途汽车站。

班车九点准时开出，开往纳隆村。班车里人不多，只坐了大概三分之一。班车开动之后，我注意到车里的人几乎都在睡觉，就像是被什么人催眠了一样。班车开出城区之后，我看到班车司机偶尔也在打盹，为此我吓了一大跳。我小心翼翼地挪到司机旁边的座位上，给他递烟，跟他瞎聊起来。他好像对我有点反感，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中途上来了几个人，司机没有助手，我就帮他收了车费。我把钱交给他之后，他突然问我：“你要去哪里？”

我笑着说：“我要去纳隆村。”

他继续问我：“你不是那里的人吧？看上去不像。”

我说：“呵呵，我不是那里的人，我是去那里见一个人。”

他只是应付着说了一声“哦哦”，就没再往下问。

关于埃内斯托·萨瓦托



《隧道》
[阿根廷] 埃内斯托·萨瓦托 著
徐鹤林 译
译林出版社

内容简介

拉美文学殿堂里的经典之作，首次引进中国。作者埃内斯托·萨瓦托，是和博尔赫斯、加缪齐名的大师，被文坛誉为“拉美文学的先驱”。书名“隧道”，指向人们内心的“阴暗隧道”。《隧道》里的主人公，一辈子都在自己内心的“隧道”作斗争，在爱情里的背叛、在亲情里的缺席……

埃内斯托·萨瓦托于1911年6月24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罗哈斯镇。先在家乡读完小学，后进入拉普拉塔国立学校完成中学学业。

1929年，他入读拉普拉塔国立大学物理—数学科学系。在校期间，他被选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总书记。在那段日子里，他结识了马蒂尔德·库斯明斯基·里希特——后成为他的妻子和战友，并为其生下两个儿子：豪尔赫和马里奥。

1934年，他代表阿根廷共产党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反法西斯暨反战大会。大会过后，他退居巴黎，后在那里写出了长篇小说处女作《哑泉》，但这部作品只在《南方》杂志上选登了部分内容。1936年，他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与马蒂尔德成婚。两年后，他在拉普拉塔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并获得供其前往居里实验室开展原子放射研究工作的奖学金。在巴黎这座城市，他接触到很多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和作家，并与其中一些人——尤其是安德烈·布勒东——建立了友谊。

三年后的1939年，他被调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正好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离开巴黎。1940年，他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经历了一次存在主义危机后，他决定放弃理科以全身心投入文学事业，并于1943年搬到了科尔多瓦省一座小镇的农场，从事文学创作。两年后，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个人和宇宙》(1945)，书中收录了一系列哲学随笔，批判了科学极其明显的道德模糊性，并提醒人们，失去道德约束的科技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危险。

1948年，他在《南方》杂志上发表了《隧道》，而在此之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所有出版社都拒绝出版这部作品，此举显然是受作家理科出身的影响。不过，《隧道》赢得了评论界的热烈好评，后被译为多种语言，其中法语版是在阿尔贝·加缪的呼吁下译介的。

1955年，他被刚上台的军事独裁政府任命为《阿根廷世界》杂志审查官，但次年他在谴责对工人激进分子施以酷刑的行为后即宣布辞职。同年，他发表了《庇隆主义的另一副面孔——致马里奥·阿马德奥的公开信》，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和意识形态使命感的写作者。在总统弗朗迪西执政期间，他被任命负责文化关系事务，但仅任职一年就因与当局意见相左而离任。

1961年，他出版了《英雄与坟墓》，该作被认为是阿根廷二十世纪最佳长篇小说之一。他的下一部长篇小说直到多年后的1974年方才问世，书名为《毁灭者亚巴顿》。书中描绘了如世界末日般的阿根廷现实图景。后者在法国荣获最佳外国图书奖。同一年，他获颁阿根廷作家协会大奖。

1983年至1984年间，他受时任总统劳尔·阿方辛之命担任“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被记录在报告作品《永不重演》中，这部成为呈堂证供的作品也是对阿根廷末代军事独裁政府的谴责。

他于1984年荣获塞万提斯文学奖。

由于视力下降，他晚年也从事绘画创作，并于1992年在马德里展出了36幅画作。

1998年9月30日，他的妻子于久治不愈后病逝。同一年，他出版了回忆录《终了之前》。2000年6月，他的随笔《抵抗》发表在《号角》日报的网页上。

埃内斯托·萨瓦托于2011年4月30日去世，距离满百岁生日仅差两个月。

摘自《隧道·附录一》刘岁月译